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九 宮 夜 潭

◎璇儿著 猫树绘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九宫夜谭

1

璇儿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宫夜谭1 / 璇儿著.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221-14648-9

I .①九… II .①璇… III 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27776号

九宫夜谭 1

璇儿 / 著

出版人 苏桦

总策划 陈继光

责任编辑 黄蕙心

版式设计 陈红昌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市黄花工业园3号)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

印 张 23

字 数 300千字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4648-9

定 价 39.00元



《九宫夜谭》获首届“掌阅文学创作大赛”一等奖

四川省文联副主席、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二级研究员李明泉权威推荐：

北魏文帝年间的历史，可以有多种讲述方式。璇儿以她特有的生花妙笔和瑰丽想像，为我们展开了一段皇权与氏族、公主与太子、铁蹄与战乱、刺客与江湖、情爱与仇杀的纷繁复杂的历史故事。其作诡异却源自《魏书》，其事蹊跷却符合逻辑，其人特异却鲜活生动，风云变幻不失大局走势，悬案迭出却又妙趣横生，情节惊险凸显张驰艺术。历史悬案与小说悬疑合二为一，让人掩卷沉思：历史是无数偶然写就的，还是多种社会力量推动的？读完本书，相信每位读者有自己的理解和回答。

太延五年，
继灭大夏、大燕、仇池之后，
魏太武帝灭大凉，一统北方。
为向南朝示威，太武帝南渡淮河至瓜步，
铁蹄到处，六州摧扫，山渊残破，
以致千里白地，入相食之，鸡鸣犬吠亦不闻。

正平年间，
景穆太子与太武帝相继暴毙，
皇孙文帝即位，施德政以抚民，叛乱日少。
然乱世未平，风起云涌，
群雄观衅伺隙，
只待翻天覆地。



序 章	1
人物小传	6
之一 黄泉渡	15
之二 偷天劫	124
之三 血昙花	244
人物概念图	354

序章

京师，西苑。

此时已然入秋，那些半人高的长草也有些变黄了，却还不是灿然的一片金黄，黄中又带着些青绿，煞是好看，风一吹便高高低低地起伏不定。

一队人马疾奔而来，个个都是全副甲胄，只有当中一个少年是寻常服色。那少年十六七岁年纪，目如点漆，眉如墨画，清朗英气兼而有之，双眉间一点朱砂痣，色如珊瑚。脸蛋圆圆，尚带稚气，嘴唇天生得微微噘起，不生气都有点撒娇使性的样子。

“凌将军，咱们找了半日了，那家伙就是不出来。”少年身边一个青年武官道，“都这么晚了，还要不要找下去？”

“斛律大哥，我都说过了，叫阿羽就成，什么将军不将军的，我听不惯。反正我这个……这个羽林中郎将也是陛下随口封的。唉，这什么羽林郎将，羽林中郎，羽林中郎将，我老是分不清楚！”少年说道。众人听了，都想笑却不敢笑。

少年又道：“找，怎么不找？我大老远地从宫里跑来，连你们高车羽林都带了，就为了把它围堵出来。哼，献白鹿有什么稀罕的，白虎才珍异呢！”

那青年武官笑道：“是稀罕得很，我自小打猎，家那边都没见过这样通体纯白的老虎。”

凌羽道：“斛律大哥家在何处？”

“阴山。”青年武官道，“那地方，可比这里又大十倍、百倍了。那才真的是天为穹庐，四野茫茫哪！”

“啊，我知道！”凌羽笑道，“陛下说了，阴山巡狩的时候带我一道

去……”话未落音，忽听密林深处响起了低低的咆哮声。众人都是精神一振，凌羽拍手道，“来了！”

一只浑身雪白的老虎，慢慢地自林中走了出来，一对碧汪汪的眼睛左顾右盼，实在是威风凛凛。凌羽道：“取弩箭来。”

他接了弩箭，飒飒飒飒连着四箭掷去，那白虎狂吼数声，四肢已被强弩穿透，钉在地上，箭箭没柄。凌羽自马上飞身而起，竟跃到了那白虎的背上，左掌拍出，按在那白虎头顶。只听白虎仰首向天，咆哮不绝，终于慢慢委顿在地，动弹不得。

凌羽笑道：“好啦，你们赶紧把这大家伙送回宫吧，这不比什么白鹿的有趣多了？陛下和公主一定喜欢。”说着又去看那白虎，浑身上下一根杂毛也无，实在是漂亮得很，只是现在全没了百兽之王的气势。凌羽拍了拍白虎的头，道：“哎呀，变病猫了。算你倒霉，谁叫你今儿个要跑出来呢！放心，我不会杀你的，等过了长公主殿下的生辰就放了你。”

回头一看，众禁卫军都呆呆地对着他看，奇道：“你们怎么啦？还不赶紧，待会儿过了时辰，就没意思了。”

那姓斛律的青年武官这时才回过神来，笑道：“凌……阿羽，你真是厉害。要用弩弓才能射出的箭，你徒手就能……莫烈真是佩服死了！”

凌羽道：“好啦，快送回去吧，别让我空忙一场！给它敷敷药，我没伤着它筋骨，过几日好了，记得放了它！”

斛律莫烈应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你不回宫？”

凌羽仰头看了看天，只见天上无云，圆月当空。眉头一蹙，道：“现在什么时辰了？”

“已近子时。”斛律莫烈答道。凌羽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成，怕是来不及了。我今儿就在西苑住，不回去了。”

斛律莫烈道：“可是皇上若问起来……”

凌羽有些不耐烦了，自虎背上跳了下来，道：“宫里今夜大宴，陛下哪里有空管我？你们回去吧！我还想去看看我的小鹰是不是长大了些。若是见着我大哥，告诉他，我过了明日再回他府上去。”

斛律莫烈不敢再说，一礼道：“是，那我等先回宫了，自当禀告平原

王。”众人将那白虎抬进铁笼里，一行人如乌云滚滚，顷刻间自猎场疾驰而过，踩得草都倒了一大片。

凌羽仰头看天，喃喃地道：“唉，一年那么多天，为什么偏偏公主生辰是这个日子？弄得我提心吊胆的，秋分啊秋分！”

西苑本是皇家猎场，凌羽有时会随文帝去打猎，自然轻车熟路。也不叫人，自寻了个最僻静背光的屋子，闭目盘膝坐了下来。静坐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凌羽忽然眉头一蹙，睁开了眼睛。片刻之后，只听马蹄声渐近，凌羽推开窗户一看，见一乘马踢踢嗒嗒地跑近，一人浑身是血，背上还插着数支羽箭，自马上滚了下来。

月光照到那人满是血污的脸上，凌羽失声叫道：“斛律大哥！”奔出屋去，到他身边想扶他，斛律莫烈断断续续地道：“路上……有人设伏……都……都死了……宫里一定出事了，你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头一侧，便再不开口了。

凌羽叫道：“斛律大哥！”扶他坐起来，一手抵在他背上。忽然眉头一挑，道：“谁？”

只见十数名黑衣人站在不远处，为首一人上前两步，朝凌羽一礼道：“原不敢扰你用功的，只是这人闯进来了，我们也不得不现身。”

凌羽道：“你们是……”一转念间，便已明白，道，“啊，你们是大哥的属下——‘天鬼’，对不对？我还是第一次面对面见着呢。是大哥派你们来找我的吗？有什么事？”

“主公吩咐，请你今夜就留在西苑，哪里都不要去。”那人道，“我等便在此处随侍相护。”

凌羽沉下了脸，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哪里都不能去？”

“主公特意嘱咐，已至秋分，还请你安心闭关，外面的事，一概不要理会。”为首那黑衣人道。

凌羽此时已心知不妙，道：“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大哥呢？”其时也看到黑暗之中青光闪烁，黑压压的不知有多少人围着这猎场。凌羽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我大哥不会以为这千儿八百铁甲军，便能困得住我吧？”

“平日不能，但今日不同。”那人道，“你是主公的义弟，我们自当以礼相待，还请不要为难我们。”

凌羽朝地上一动不动的斛律莫烈看了看，道：“是你们杀了他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仅是他，所有赶回宫的禁军，一个不留。”

凌羽道：“什么？！”手已握上剑柄，此时面前围得铁桶似的铁甲军突然向两边撤开，中间走出一个人来，是个武将装束的高大男子，相貌颇为威武。凌羽叫道：“左大哥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大哥在哪里？我为什么今晚非得留在这里？”

左肃走到他面前，道：“阿羽，你想一想，今日调这么多禁军来西苑围猎，是你闹着要皇上答应的，皇上此刻会怎么想？必定会认为你是跟平原王合谋要害他的，你如今回去又有什么用？”

凌羽道：“大哥要杀皇上？！”

左肃放柔了声音，道：“阿羽，这些事，你不懂，也不必理会。若主公大事能成，你想要的，他都会给你。听话，留在这里，不要回宫了，明儿主公自会来向你赔罪。”朝凌羽伸出一只手，道，“我陪你进去，成不成？你秋分这一日须得闭关，是不能擅动真气的。”

凌羽默然片刻，道：“我是不懂，但若不理会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”

左肃只觉眼前一花，凌羽霄练已出鞘，一道白影倏忽卷舒，洒出满天寒光，唯见其光，不见其形。众人只觉耳边银铛声不绝，定睛看时，哪里还有凌羽的踪影，众铁甲兵已有一长列齐刷刷地倒地，兵器也全部撒手落地。再向远处一望，一点影子如木叶干壳，凭虚而行，竟似被风吹远的一般。

众军士不觉凛然，那为首的黑衣人怔了半晌，方道：“御寇诀是昔年九宫会的镇教之宝，传说若练成此心法，小能千里取人首级于无形，大能横扫千军。实在神乎其技，南林越女也不外如是！”

左肃凝视远处，道：“南林越女可比他聪明多了，功成身退，复隐山林，名传世间。我请主公把阿羽交给我，既有这等高手，何不效仿越国剑士，大家都学学？可主公就是不愿意，反倒便宜了皇上，哄着阿羽替他训练羽林军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听说若练御寇诀，每年秋分之日必得寻一穴室闭关，原

来是真的。他这般赶回去，就不怕毁自己功力吗？”

左肃叹道：“这孩子只知道别人待他好，就也待人好。可人心莫测，他哪里懂？”又道，“乌离，你也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是真不懂事，主公也拿他没办法。”

乌离笑道：“他是主公的义弟，哪怕他杀我，我也得认了。我只担心，他会不会坏了主公的大事？”

左肃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有什么好担心的！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！”喝了一声，“走，回平城宫！”

众军齐声领命，顷刻间退出西苑，不见踪影。唯见月光冷冽，数十具尸首躺在长草之中，人人咽喉处赫然一点血痕。遗在地上的兵刃青光竟似充塞天地，森寒如冰。

出身江湖，身世神秘，
练成道家至高武学「御寇诀」，容貌永如少年



Valleyman



心凝形释，骨肉都融，不觉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随风东西，
犹木叶干壳。竟不知风乘我邪？我乘风乎？

——【列子·黄帝】

二十年后

慶雲公主

八姓勋贵之首宜都王穆庆的爱女，
娇美明快





裴明淮

当朝太师的三公子，母亲清都长公主
武功高强，为人重情重义，心思缜密